

MODERN SOCIETY AND MAN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Man

Against Himself

人对抗自己

冯川 ■ 译

——自杀心理研究

[美] 卡尔·门林格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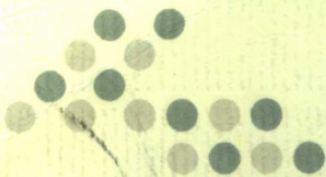
Karl Menninger

苏克 ■ 校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Man

Against Himself



博正学术



Man

Against Himself

责任编辑/黄筑荣

人对抗自己

——自杀心理研究

主编/陈维政

装帧设计/曹琼德
制作输出/贵阳新兴数码

卡尔·门林格尔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对人深邃莫测的精神世界有渊博的知识，尤其对死亡本能、自杀冲动、犯罪心理和儿童心理作过深入透辟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果使他在精神分析心理学领域中斐然自成一家。

在《人对抗自己》中，门林格尔对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如果这种破坏冲动不能施之于外界，其必然结果就是转而施之于自己。这就是各种形式的自杀的根源。门林格尔呼吁：不能回避对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以他自己所选定的方式，或快或慢、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地在杀死他自己。要想与这种自杀倾向相对抗，首要的一步乃是真正认识到：自我毁灭确实根植于我们的天性，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相应的努力来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死亡本能抗衡。

Karl Menninger

ISBN 7-221-01223-7



9 787221 012234 >

ISBN 7-221-01223-7/B·28 定价：29.00元

B846/23



Man

Against Himself

人对抗自己

冯川 ■ 译

——自杀心理研究

[美] 卡尔·门林格尔/著

Karl Menninger

苏克 ■ 校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7019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对抗自己:自杀心理研究/(美)门林格尔著;冯川译. -2版.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5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ISBN 7-221-01223-7

I. 人… II. ①门…②冯… III. 自杀-病理心理学 IV. 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22 号

Man Against Himself

by KARL MENNINGER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曹琼德

人对抗自己

[美]卡尔·门林格尔 著

冯川 译

苏克 校译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话:6828637

邮编:550001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贵阳宝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32 889 × 1240mm

印张:13.5

字数:326(千字)

版次: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2004年5月第2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221-01223-7/B·28

定价:29.00元

主 编/陈维政

副 主 编/陈维纲 刘小枫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虹 冯 川 成先聪 许泽民

周邦宪 林和生 查常平 黄筑荣

责任编辑/陈维政 黄筑荣



博正学术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编者的话

大约五百年前,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开始相继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不仅因为时间上更“近”,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的更“新”。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社会”乃是欧洲人在最近四五百年间特别是最后一百多年来通过对世界的征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把“理性主义”、“人的主体性”以及“世界为一客观实在”作为基本生活信念的生存方式。这种理念和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于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尤为触目:自动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沉重单调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石油、电力和原子能成为新的能源供给者;汽车、火车和飞机代替了过去简陋低效的运输工具;电子通讯(电话、电报、电视、传真等)不仅使人们易于获得信息,而且使遥远的世界近若比邻;农业机械的运用使过去分散的农业变成集约化的工业生产;化肥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生物工

程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能按人的需要培养出新的品种,而且使复制生命本身成为现实;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已把人们的认识推进到量子(夸克)结构和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星体;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广泛运用,更是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了、舒适了、安全了。至少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福兮祸所伏”。现代社会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上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同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大机器生产和科层化的管理体系使人变成机器和制度的附属物;人口急剧增加,使本已紧张的物质资料生产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则是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悬殊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地加剧;战争和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压迫和奴役形式消失了,新的又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波使最隔离的地区也无法免受其害;现代化过程中所滋生的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倾向消解了传统的道德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所有这些,都使人在为现代社会的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沮丧和困惑。

学术是存在的一面镜子。人与现代社会之关系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处境,包括他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遇到的困难,必然会引起现代思想的关注与反思。西方学术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关注和反思还特别形成了现代西方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观点之纷呈,其学派之林立,实有使人目不暇接之感。其中虽难免片面与错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西方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向正处于自身理论建构中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相关材料,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社会与人”译丛。“译丛”围绕现代社会与人这个主题,精选名家名著或有重

要影响的著作,分批陆续出版。从1987年至今,“译丛”已推出三十余种,广涉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惟一一套未曾中断过的“译丛”。“译丛”过去的成绩固然值得珍视,但还须“更上一层楼”。无论是选题的确立还是译文的质量,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除了“译丛”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努力外,尚需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哀我中华,命途多舛。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战舰和炮火,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卷入了现代社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拒斥、犹豫、推就之后,中国终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念(远不完全)。正当她信心十足地奔赴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似已尽显,现代西方的有识之士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早就在反省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在中国尚需赢获现代社会所有肯定性东西的情况下,中国人能从西方的成就与问题中学到些什么呢?在世界已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中,正处在由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点上的中国人该如何来把握他们前进的航线呢?在全球已缩为“村落”、经济已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并在这种调整中坚持那些为个人和人类所需的精神空间呢?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本“译丛”所列著作,与已翻译过来的其他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定能为回答上述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现代社会与人”译丛编委会

2000年6月25日

中译者序

《人对抗自己》是卡尔·门林格尔研究死亡本能和自杀心理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初版于1938年,但时至今日,其意义和影响却有增无减。1984年,陈维正先生赴加拿大、美国作文化考察时,曾请有关专家推荐当代西方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著作,在这些专家学者提供的推荐书目中,《人对抗自己》多次被提到,由此可见该书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地位和影响。

卡尔·门林格尔(Carl Augustus Menninger)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对人深邃莫测的精神世界有渊博的知识,尤其对死亡本能、自杀冲动、犯罪心理和儿童心理作过深入透辟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果使他在精神分析心理学领域中斐然自成一家。

在《人对抗自己》中,门林格尔对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如果这种破坏冲动不能施之于外界,其必然结果就是转而施之于

自己。这就是各种形式的自杀的根源。门林格尔呼吁：不能回避对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以他自己所选定的方式，或快或慢、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地在杀死他自己。要想与这种自杀倾向相对抗，首要的一步乃是真正认识到：自我毁灭确定根植于我们的天性，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相应的努力来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死亡本能抗衡。

门林格尔在本书中指出：人是一种随时可能陷入毁灭的脆弱生物，他的生命不仅受到外来危险的威胁，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自身内部的死亡本能的威胁。大自然以猛兽、毒虫、洪水、干旱、地震……来威胁人类的生存，细菌、疾病和癌症则慢慢地吞噬和夺走人的生命。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更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灾难和事故，经常出其不意地使人死于非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本来以为，面对命运的外来打击，人类会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界强加给人的灾难和死亡，殊不知实际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使人陷入毁灭命运的，更多的乃是出自人天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自身内部的敌人……使大地蒙受灾难的某些破坏性活动乃是出自人的自我毁灭；而联合外部力量以攻击自身的存在，这一人类的非凡嗜好，实属最令人瞠目的生物性现象之一。”

门林格尔写作本书的年代，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交。战争风云的笼罩，不能不使人考虑到人的破坏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人翱翔于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上空，将炸弹倾泻于博物馆、教堂，倾泻于伟大的建筑物和幼小的儿童们身上。他们因此竟受到官方的嘉奖，而官方所代表的人民，每天都以纳税的方式用于狂热地制造杀人武器，去毁灭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如果有谁匆匆地浏览一下我们这个星球，他所看见的将是以上情形；如果他更仔细地观察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则他所看见的情形将会使他更加困惑。他会看见争吵、仇恨、殴斗、无谓的浪

费、随意的破坏。他会看见人牺牲自己去损害他人,而且处心积虑地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缩短大限来临之前那可怜而又短暂的停留,即我们所说的生命。最奇怪的是,他会看见有些人仿佛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毁坏,于是索性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

这种情形,不能不使作为医生的精神分析学家感到吃惊。因为精神分析医生也像其他医生一样,一开始总是坚信生命的可贵,坚信人都愿意保存和延长自己的生命。他总是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设法挽救他人的生命,减轻他人的痛苦;并且深信自己是人类的救星,自己所做的一切乃是在响应他人的恳求和呼唤,因为他始终坚信,自我保存仍是生命的第一要义,趋生避死仍是生命的第一本能。

然而突然有一天,医生的信念破灭了。他发现病人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希望恢复健康。事实上他们是在“人为地制造”某些疾病、车祸和意外事故;他们故意寻找受苦的方式,延长受苦的时间;他们以种种方式摧残自己,令人怀疑到他们是在作慢性的自杀。更有甚者,许多人仿佛觉得这一切都不过瘾,因而索性直接诉诸实际的自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地认为:求生是人的一种基本本能。而现在精神分析学家却发现:求死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本能。从人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死亡本能就随时随地暗中窥视着人的生命,随时随地准备利用和借助任何对它有利的外部事件,跳出来毁灭人的生命。

正是基于这一发现,弗洛伊德、费伦齐、格罗代克、亚历山大、门林格尔等人才提出和论证了死亡本能的存在。

根据这一假说,人从诞生之日起就自发地具有死亡本能。死亡本能旨在使人回到生命诞生之前的无机状态。一切生命皆起源于无生命的无机物,而死亡本身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使生命回复到无生命的状态。虽然人的生殖本能保证了生命的延续性,但死亡本能的存在,却表明了任何生物个体都不能长生不死,并暗示宇宙中的生命现象有可

能回归到无机状态和死寂状态中去。

为了理解这里所说的“回复”、“回归”以及弗洛伊德、门林格尔等人反复提到过的“重复”、“倒退”，这里似有必要简述一下精神分析学中的“强迫性重复原则”。

所谓“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指的是人固执地、不断地重复某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活动,或反复重温某些痛苦的经历和体验。例如,一个施惠者对他人一再施惠,到头来却落得被人冷淡,被人抛弃;但尽管如此,他却仍然一如既往,仿佛命定要尝遍人间一切忘恩负义的痛苦(可比较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雅典的泰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文学人物)。又例如,一个擅权者几乎毕生致力于把另一个人抬举到显赫的地位,但最后又总是由他自己颠覆了这个人的地位,并抬举出另一个人来取代先前那个人。再例如,有些男人或女人总是反复不断地陷入恋爱事件,其每一桩风流韵事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阶段,达到大致相同的结局;甚至在儿童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婴儿反复不断地把玩具扔掉,拾起,再扔掉……就是一种强迫性重复。

弗洛伊德认为:强迫性重复是本能活动遵循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规定了本能活动的方向是倒退到先前的存在状态中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弗洛伊德接触到大量的战争性神经症和创伤性神经症患者。这些患者(以及许多正常人)总是不断地重温、反复地咀嚼某些痛苦的往事。这一发现,使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本能活动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受到极大的动摇。过去,精神分析仅仅注意到人有遗忘痛苦、摆脱不愉快记忆的自发倾向;现在却发现:人也有反复重温痛苦、持久地沉溺在痛苦中的倾向。弗洛伊德于是怀疑:人心中有某种比快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的倾向在起作用。他把这种倾向称之为强迫性重复,并试图进一步考察“它相应于哪一种功能?它在什么条件下表现出来?它与快乐原则的关系如何?”(参看《弗洛伊德

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3页）

《超越惟乐原则》这部重要论著，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作出来的。在这部论著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他对本能的新见解。他认为：本能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积极的、发展的、促进变化的；相反，本能是生物惰性的表现，它要求回复到事物的初始状态，因而是保守的倒退的；像人这样的有机体，其所源出的状态乃是无机状态，而人身上那种具有保守、回归、倒退性质的本能，所要恢复的正是这种无机状态。因此，这种本能不妨称之为死亡本能。

然而，弗洛伊德仅仅从理论上对死亡本能作了大致的勾画和说明，真正花大力气集中研究死亡本能的的活动及其不同表现形式的，不能不首推门林格尔。门林格尔从分析自杀行为入手，揭示出存在于自杀行为中的三重动机是死的愿望、杀人的愿望和被杀的愿望，而对这三重愿望的分析又可以进一步揭示出自杀者内心深处的攻击性、自我惩罚需要和快欲的满足。在门林格尔看来，死亡本能不仅可以向外转化为攻击性、施虐倾向，也可以向内表现为自我惩罚、受虐倾向。前者的极端表现是杀人，后者的极端表现则是自杀。但在这两种极端表现之间，还有无数程度不等的中间状态，如自我谴责、自愿殉道、自愿受难、自愿禁欲、自我阉割、自愿开刀、酗酒、犯罪、重蹈覆辙、故意失败、故意生病、故意受罚、有意无意地寻找和制造所谓“意外事故”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死亡本能和自杀倾向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而死亡本能之所以常常并不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依照门林格尔的看法，乃是因为它程度不等地受到生命本能的“软化”和“中和”。死亡本能的本意是要迅速致人于死，但在遭到生命本能的抵抗时，双方却可能达成某种“妥协”。按照门林格尔的看法，自责、殉道、受难、禁欲、酗酒、开刀、患病等行为，都可以视为慢性的或局部的自杀，它们是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达成的妥协，是人为了对付直截了

当的自杀而不得不付出的高昂代价。

这些说法,旨在使人们体认到死亡本能的无所不在,甚至当人们以某种努力对抗天性中固有的自我毁灭倾向时,也往往不过是在以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来为死亡本能开辟道路。门林格尔揭示出,甚至与死亡本能相抗衡的生命本能,有时候也可以直接转化或让位于死亡本能。本书引用的一则神话故事说:一个仆人惊慌失措地跑到主人面前禀告,他在市场上见到了死神;死神不停地推挤他、恐吓他。他请求主人准他的假,以便尽快赶到撒玛拉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死神才永远找不到他。主人答应准仆人的假,自己却跑到市场上去见死神,责问他为什么要恐吓、威胁自己的仆人。死神回答说:我并没有恐吓、威胁他,我只是感到十分惊奇,没想到居然在市场上见到他,因为我们原来约定的是今天晚上在撒玛拉见面。

显然,故事中的仆人并未受到死神的恐吓和威胁,他不过是受自己内心中死亡本能的驱赶,迫不及待地要赶到撒玛拉去与死神见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迫不及待地要尽快结束自己生命的求死欲望,在仆人身上却表现为一种求生的欲望。仆人向主人请假是为了逃避死神,躲到死神找不到的地方去,殊不知他逃避死亡的冲动,恰恰正是奔赴死亡的冲动。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生命本能究竟能否有效地与死亡本能抗衡?表面上看,弗洛伊德和门林格尔都把生命本能视为与死亡本能相反的一极,并认为生命本能代表人心中拯救的力量,能够与死亡本能代表的毁灭力量相抗衡,但实际上无论弗洛伊德还是门林格尔对这一问题都抱着十分悲观的态度。我们只需对精神分析学的本能理论稍加分析,即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弗洛伊德的二元论倾向使他相信: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是尖锐对立、彼此抗衡的两极。但无论弗洛伊德还是门林

格尔的大量论述却使我们看到：死亡本能完全可以乔装为生命本能，以渴望生命和热爱生命的形式出现，最后却导致人的毁灭与死亡。死亡本能的这一伎俩，似不妨称之为“本能的狡计”。

在生命本能中，弗洛伊德和门林格尔最重视的乃是爱的本能；他们都认为：爱欲作为生命本能是与死亡本能抗衡的主要力量。但当代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却在《爱与意志》中指出：爱也可以导致和加速个体的死亡。罗马大将安东尼因爱上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而导致毁灭，忒拜王子海蒙因爱上安提戈涅而自杀，迦太基女王狄多因爱上埃涅阿斯而自焚，以色列的士师参孙因爱上大利拉而丧生……所有这些历史和神话传说中的著名人物，都因为爱而导致和加速了自身的毁灭。

这种毁灭甚至有生物学的依据。雄蜂在与蜂后交媾后立即死去；雄螳螂则在交媾完毕时被雌螳螂吃掉，作为为后代储备的食物和营养。弗洛伊德曾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爱欲的耗竭。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在低等动物中，交媾的行为往往跟死亡联结在一起。这说明全面的性满足往往导致死亡。这些生物在交媾后立即死亡是因为，在爱欲经由满足而被消灭之后，死的本能遂得以自由完成其使命。（转引自罗洛·梅：《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05页）

正是这种说法，暴露出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自相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一方面，弗洛伊德将爱欲看作与死亡本能抗衡的生命本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爱欲服从于惟乐原则，旨在消除紧张，回复到先前的存在状态，从而其满足无异于为死亡本能开辟道路。人们自然会问：

如果爱欲的满足会导致爱欲的被消灭,从而使死亡本能能够为所欲为,那么,爱欲又怎么能够作为生命的保护神去与死亡本能抗争呢?

门林格尔并未觉察到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中的这一问题,他仍然坚持认为:爱足以与死亡本能相抗衡。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中,门林格尔提出重建生命的三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增强爱欲因素(另外两条是减少攻击性因素和减少自我惩罚的因素)。但纵观本书,这些措施若作为与强大的死亡本能抗衡的力量,似乎总显得不够分量。这些感觉提醒我们:在深入研究死亡本能的同时,若不相应地加深对爱欲和生命本能的研究与理解,则对人性的认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悲观的结论。

译者无意在此指出本书中的牵强偏颇之处,任何有思想的读者都不难对本书的优点和缺陷作出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和具体的事例来反复论说自我毁灭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倾向,其意见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本书有许多注释,大都涉及到论点的依据、材料的采用和引文的出处。考虑到这些注释对一般读者并无意义,少数研究者若有必要,不难根据原书直接查找有关外文资料,鉴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中译本删去了这些注释。译文虽经校对修改,但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冯 川

1988年10月于四川大学

绪 言

世界到处充满仇恨，人们自相残杀，我们的文明就建立在被掠夺的民族和被破坏的自然资源的灰烬之上。所有这些，都已经丝毫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把这种破坏性，把我们内心中这种精神毒素的证据与一种本能联系起来，并拿这种本能与一种关联着爱的仁慈有益的本能相对应，却是弗洛伊德天才的又一朵花朵。我们终于知道，正像儿童必须学会明智地爱一样，他也必须学会正确地恨，学会把种种破坏性倾向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实际威胁着他的敌人身上，而不是转移到那些友好的、没有自卫能力的、更经常成为破坏性能量的牺牲品的人们身上。

然而事实却是：每个人最终仍以他自己选择的方式，或快或慢、或迟或早地杀死他自己。我们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眼前有这样多的例证证明了这一点。自杀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正是这些方法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有些方法吸引了外科医生，有些方法吸引了律师和牧师，有些方法吸引了心脏病专家，有些方法吸引了社会学